

江宏山水,神清气朗

◆ 陈鹏举



■ 江宏的国画作品

江宏编了一千三百万字的《中国书画全书》,这书他花去了十三年。江宏几乎走遍了中国所有的生发过绘画意义的山川、古迹。只有敦煌,他没去,他有意不去。中国绘画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敦煌是个起点,又是一个终点。敦煌不是一流画家的作品,一流画家大都留在了庙堂,敦煌是一些生活无着的画家的作品,是在有了温饱,可以尽心去画自己性命所系的画,可以画上二十年,画到性命终止的地方,一个画画的人有着终极快乐的地方,江宏敏感地感觉到,这是中国绘画史的底色。江宏不敢去了,因为他还不愿在心里了结中国画。中国画,已经消耗了他五十年的生命。世界上所有的艺术,生来就像一个矿,在它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拥有了所有的美。

江宏无数次见过他所能见到的所有的现在称之为国宝的中国画。他的眼睛闭起来,眼前就是一道中国绘画的长廊。他感觉到了画的渺小,可惜,他内心真正敬畏的文字,在他那儿都用来说法了。这种心胸,让他和晋唐以来的所有山水大家青梅煮酒。在他眼里,大抵也只有两三个,可以对酒唱酬,王蒙一个,还有倪雲林。好画不是仰面去看的,是平视,平等地看待。王蒙、倪雲林不在了,画还在。江宏每每感动,他把感动讲出来,写出来,他感觉王蒙、倪雲林一定听见了,看到了,因为画画画得那么好,这人就没有理由听不见看不到读他画的人的意见,江宏在山顶上铺开纸,坐在坚

实的山体上,仔细打量生长出王蒙、倪雲林的那些好画,在洗干净的端砚上,磨墨,在笔的指引下,这墨零落缤纷,渐渐成了山水,江宏的山水,江宏神清气朗的山水。能够悲哀的人,他的快乐同样彻底。晋唐宋元,元是晚了些,可元人显然找到了中国画的笔意,由此王蒙画到了无可挑剔,倪雲林画到了无人能到。江宏快乐了,中国画,看成一个矿的时候,感觉它小了,只看它某一幅的时候,它显然不能穷尽了,为之魂牵梦绕五十年时间,好像不亏了。这就是江宏,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家,怀揣的是悲凉的心,快乐收拾着的是他的梦中好山水。江宏也和中国画一样了,一开始就拥有所有。画由他画来一定是好画,只须他把自己胸中的垒块,一点点诉说出来就是了。王蒙、倪雲林,这语气,江宏很喜欢,他也用这语气诉说着自己。(江宏中国画作品展于近日至6月6日上海书画艺术馆展出)

画家故事

徜徉艺海的探索者

——记海上油画家马杰

◆ 沈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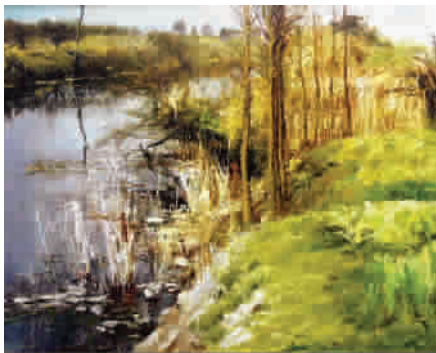
在海上画坛,提起马杰这个名字并不令人陌生。他是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第一届油画专业本科生,少得名,早年以绘画基本功扎实而享誉业界。由于受到西洋绘画技法的启蒙,在其绘画成长过程中更抹不去苏俄油画的熏陶,在改革开放后,又受到扑面而来的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启发,因此,在他的油画作品中自然呈现出经典绘画的基因、多元的文化素养和横溢的才气。

正因其早慧,故幸运之神也较早地眷顾了美院时代的马杰,其大学时代,正值国内“85美术新潮”之兴起。那时候,作为专业优秀的高材生,几乎在四年大学生涯里年年有作品被推出。1986年,油画作品《老屋》便被著名画家李天祥、廖炯模推选、由院方选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赴日本藏画作品展”,该展囊括了海上画坛一流画家的作品,在东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7年,其油画作品《老农》则入选“上海青年美术作品大展”;1988年,又有油画作品《女人体》参加了上海美术家协

会海墨画社首届油画作品展;1989年,毕业创作大型油画《画室里的对话》,以严谨的造型、灵动的笔触、厚重的体量,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了美术界的高度关注。并代表上海入选了“第七届全国美展油画展”,又荣膺“1989年上海文化艺术节优秀成果奖,诚可谓双喜临门。由此,体现出马杰在创作大型油画方面的实力及其发展潜力。于是,被上海油画雕塑院特聘为油画家。

然而,他并没有在荣誉面前止步不前,他将自己的目光更多地关注到中国风景油画的探索。画面上借鉴法国印象派绘画的色彩,既有灵动的笔触,又富有现代意识和构成有机结合。从今年初在“陆家嘴美术馆开馆暨国际美术精品邀请展”中展出的马杰所作油画《岸边》上,不难看出他上述探索的成果。在艺术上日益成熟的他仍精益求精,在技法上炉火纯青,笔触看似杂乱,实则笔力雄浑。这幅作品使观众在画前驻足,流连忘返,仿佛看到了俄罗斯风景画大师的影子,其中既有希施金的细腻,又有列维坦的豪放,兼收并蓄,化茧成蝶,他的写实油画语言,颇具大师的风范,令中外观众啧啧称奇。

马杰担任陆家嘴世纪画院执行院长和陆家嘴美术馆副馆长,他策划并实施的陆家嘴世纪画院首展,安排在上海市地标建筑——东方明珠塔内展出,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长三角地区,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观展。最近,他正在着手筹划海峡两岸的现代水墨交流展,为两岸的文化交流提供契机。



■ 岸边(油画) 马杰作

素雅清淡好境界

◆ 吴忠

《龚建平山水扇面小品集》即将出版了。这些年来,他孜孜于艺术之海洋,努力汲取前贤真谛并付之实践。这本小品集应是对这些年成就的检阅。

说起建平兄走上画坛,多少带有偶然性。他在小学时,曾从同学处看到一本属于绘画入门的《芥子园画集》。小建平顿时被吸引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沉溺到云山烟雨的传统山水画精神格调 and 情趣之中。经过几十年努力,终于感悟到华夏文化的生命力,并且试图在自己的山水作品中表现出来。回顾这段历程,建平笑称自己是命运安排。不过我倒认为,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人身上总蕴藏着太多的潜质。它一旦被某个偶然事件(例如《芥子园画集》)激活,人生的道路便由此决定了。

中国的山水画,在一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画风大致经历了唐、五代、北宋、南宋、元五次变化。这就是明代王世贞所说的:“山水至大小李将军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又一变也,大痴(黄公望)、黄鹤(王蒙)又一变也。”龚建平追踪前人发展轨迹,手摹心追不遗余力,而对元四家、四王着力更多。尤其是黄公望创立的浅绛山水,更令他着迷。他说:“这种画法,在水墨勾勒渲染基础上,设以赭石为主的淡彩,显得画面素雅、清淡、有静气,犹如江南美女。它正是我想要追求的画风。”

素雅、清淡、有静气确实已经成为了龚建平的创作特色。他的画,通过写生认真观察自然,再运用恰当的绘画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的画,从一石一树开始,慢慢积累,待

勾好墨线,墨色足后,略施淡彩而用色均匀,在总体上呈现出清逸灵气、明快淡雅,达到设色基调统一。

我们且看他创作的《秋润图》。近景,取山坡两角,分列左右,坡间溪水潺潺流出。中景,沿坡石起伏,逐渐深入,树木参差,枝叶穿插,茅屋桥梁,掩映其间,安排自然。远处则云气升腾,峰峦突兀,山顶层层点苔,显示蓊郁苍茫之势。整幅画取浅绛色,赭石基调,给人洗练、平易、亲切之感。

然而,建平并不满足于于此。受到黄山写生时的启迪,近些年来他尝试把徽州民居融进山水画中,来表现人工构筑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从他创作的不少作品中可以看出,具有地方特色的马头墙古拙、敦厚、凝重,与嵌在大面积粉墙上高低错落的大小窗户,形成整体与局部,点与面对比效果。而山水自然美与建筑造型美的和谐结合,又融为了一种人文关怀,折射出以人为本的理想居所。



■ 徽乡春雨(中国画) 龚建平作

当代新作

从生活中获取灵感

◆ 金德



■ 玛曲小景(中国画) 毛国伦作

毛国伦这次在上海文史馆艺术沙龙展出的是他的人物写生和新作,而不是他以往多次展出的各种成名之作。真如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沈祖棻在为画展出版的毛国伦的画集中写的:“一位成功的画家是如何脚踏实地注重积累的,一幅恢弘巨制是如何从集腋成裘做起的。相信,这对我们会有更大的教益。”在当下,一位有成就的国画家,如何继续传承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使传统更加精深,贴近生活,和严谨的做学问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国学大师饶宗颐这样评价毛国伦的国画:“看得出他在运用笔墨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高度学养与禅静的功力。的确,毛先生的人物画,可以让我们透过画面读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的能力非学养与画技兼备不可。而毛先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几十年的艺术探索,使他进入了人物画的自由王国,他驾轻就熟地活跃于中国人物画领域里,成为一位代表性的画家。”毛国伦画国画和治学是一致的。

毛国伦13岁读大同中学起就跟美术老师张文祺接触速写、写生。1960年秋,毛国伦16岁,进了上海中国画院,当时画院在教学上贯穿“五写”,即临写、速写、写生、默写、写字。学员们大部分时间用来临摹古人的名作和老师的画稿,同时进行速写、写生练习,一年春秋二度下生活,收集素材,进行创作实践。这是现实主义文艺高扬的时期,那些前辈画家也是带着虔诚的精神下生活,毛国伦不仅跟前辈下生活,也找一些外国素描大师和老师的作品参考、临摹,各种工具像铅笔、钢笔、炭精棒、毛笔以及水墨方法也都尝试过。

毛国伦至今认为:“以神写形”,“神”则更重要。而神何来?毛国伦认为笔墨是中国画的灵魂。这有韵有趣的笔墨有着画家的真性情,这正是中国画的动人之处。至于新形式的探求与尝试也很有必要。写生既是打基本功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贯穿画家的一生的、汲取生活源泉与灵感的重要途径。

佳作背后

